

許紅檣先生文稿



許紅橋先生文集後三冊目錄



與遷江令邑大岩書

與程巨山書

與安南國智鎮書

上江蘇興寧台幕少公書

上莊心撫書

獻克誠

預壽崇落耆祀識

立嗣說

三仙圖說

跋歐丹丘墓表後

判楚之民私捕苗魚狀

判苗女梁美次妹狀 釋囚狀

李瑤圃詩序

韋鐵舞壽序

采菊圖序

七松圖序

訪僧圖序

送大徑寺仰經替廣西州子以羅公還朝序

送吳崇由編修歸養序

手跡棠蔭序

謝松泉生壻志序

告龍州城隍神文

重修德州志序

乾隆丁丑

德州志後序

謝小山詩草序

維揚楊氏族譜序

壽族祖母孫太夫人序

重修崇真道院記 鍾岱峯先生時文稿序

德州新賢祠記 回廊軒記 香嶺化龍池記

濯錦園記 御書福字記 安南國舊鎮屠和宮祠記

賭羊記 馬驚圩新序表 此篇未錄 有仙城文后端數字

許紅橋先生文鈔

胡天游序

沈德潛序

目錄

莊烈階制義序

蘇小山遺詩序

胡雨涇歷試草序

胡雨涇七十壽序

倪開谷香祖居詩序

楊節婦李孺人壽序

跋臨聖教序帖

五賊說

石點頭說

論文十則

與沈大宗伯書

與孫端人先生書

常昭會館歲修記

辛丑春見此冊錄之不知非全帙也六月見後三冊未

數葉已缺在古里村崔元炳家索直費還之因錄

其目於前葉

序

政事文學其科或殊儒者出之則一其緣澤詩書施見治理溢為文章二雅之才各得焉故漢世選吏尤重文學也自近世以一經入官者指為不辨吏職甚且疾謂書愚或既後仕時談文字莫不共相排恨曰此何時何地棄職業不復知理徒蒙_之作博士餘習官曹豈當復容此人有不待考下_之而輒斥去者若然必屏詩書絕文學武健嚴酷胥史文俗之後乃始可書循良樹異績耶原伯不說學春秋漢之是較諸彼敵

且逾甚茲吾黨之士徃：思利其官去其故以
從時化者有之惟吾友紅橋許君少刻意於文
章既成進士仕粵西從宰遷官肆志於文益力
夫粵西瘴毒瘴疠赴者多不樂君獨不鄙視進
其民志子之君於人賢也時所尚說與從仕者
所趨就君寧不知顧以其文自如於人又賢也
且君之文不以政廢其政亦不以文廢微特矣
廢凡其論當吏之宜多獄囚之事皆政之大且
要一以其文出之今年冬待官入京師因以若
干卷示予：乃得盡見之既深嘉君且欲使人

知夫非優於文學者之或未足以言政事若彼
舉相譽譽誠亦不自審其可笑哉甲戌嘉平日
學愚弟胡天游書

紅橋詩文序

文章緣性情而作有真性情斯有真文章近人性情不存
規極有^為事於詩則曰做漢魏做六朝做三唐而漢魏六朝
三唐之^真不存焉於文則曰做周秦做史漢做唐宋八家而
秦史漢唐宋八家之真不存焉無論不相似也即令相似
然如優孟之學叔敖胡寬之營新豐得謂之真叔敖真新
豈乎哉同年許君紅橋真性情人也濡染庭訓肆力於學
四庫七略如飲食之嗜發而為詩辭雅以醇志廉以潔自
敦厚倫常登臨憑弔勤政卹民一一發揮胸臆為文縱橫
排議論正援據詳而於關係典常民事諸文尤能上下古

今切情中理要而觀之不受古人範圍而仍悉合古人法
度洵乎詩為真詩文為真文異於人世之裨販勒竊者也
慨自仕道紛雜一膺民社即以刀筆管篋為職武健嚴酷
為能視架上羣書若害政之物而棄之矣紅橋成進士後
為令牂牁減求民瘼緩靖苗夷判太平濟南理郡佐岳
表率邑宰宜若無暇泚筆者而政事優游詩文兼善雖其
身所經歷多奇境與區得乎江山之助不知紅橋之詩文
固胥本之性情者也從來詩文不能與政事兼長者其人
本無性情或有性情而誘于利欲搖于禍患為仕官所汨
沒則不暇以為為亦不能工紅橋泣官明持己介連梁罷

秩中無憂怖當其謫官無事益研窮經術染翰摠辭多文
為富其性情不為仕官汨沒發為詩文肯借他人之性情
為性情者耶昔予在都門與紅橋賡春讌詩往來唱和後
紅橋草鐘岱峰文序中引予為知言今與紅橋別數年出
處殊轍不得如向時唱和之樂而於紅橋之詩文其本性
情而合古人者知之深信之篤踪跡雖疎不啻與紅橋時
相晤於粵西山左間也因其屬特拈出以示世之讀紅橋
集者

己卯夏五同年弟沈德潛題於清曠樓

莊紅堦制義序

天下一辨而知者莫如味曰肥曰甘一人嗜之人人嗜之矣曰淡曰雋棄而去之者十八九何也一嘗其悅口一不
耐其尋味也東坡云待得微甘回齒齧已輸崖蜜十分甜
可以知世好矣雖然味之至者不似彼易此莊君紅堦之
交余也以文其始也吾友韓子伯慧介于余曰紅堦慕子
之篤願交焉余還叩之曰佳士也為諸生有名試輒鈍例
補中翰又不得今別駕矣時未見紅堦也無何款寓扉人
恂然儒者也而孳孳於文所出其所為文問序于余之于
是知紅堦之人之文且知其文不利於有司無足駭蓋其

文必尋味而後得與夫人之嗜者膺背判也雖然紅堦異
矣人之操其術以求所得者幸而遇則欣然自謂其術之
工一不遇則大悔其所趨盡棄其前之為而揣時以以投
合究之于世未必倖合喪其所守無謂非所謂學步而徒
失其故步者耶紅堦所祈嚮一日趨之終身執之雖屬失
不悔且寧失不悔何其得之深信之堅持之不變也今紅
堦入官矣而風習未蠲猶手一編不輟其嗜好與俗殊酸
鹹者耶吾知即有奪其所嗜而使之嗜所共嗜者而紅堦
弗應也

有慨乎其言之最為沉鬱頓挫茹三想

蘇小山遺詩序

小山先生氣恬而格清趣高而志逸望而知為有道君子
能文章善書兼八分字隸喜琴工篆刻藝事略備而尤長於
詩之成不自料檢其稿多散失今掇拾而編次之得若干
卷夫詩以言志而其人之情恒曲肖之鹵莽者不能學
為恬昏濁者不能勉為清卑活者不能高拘礙者不能逸
如沐漆於身萬難解脫性情錮之先生詩恬也如其人清
也如其人高而逸也如其人先生性矣而詩在即先生在
也先生束髮受書聰明異倫稍長一文出手見者宣而譽
之而數之困有司試先生怡然年四十餘青一衿卒無迫

名意從未趁槐花一踏省門其意致殆居何等也余沉
 浮仕路二十年解組歸返里門與往日朋儕及英俊才子
 第數輩一再拜畢相與叙別離情事俯仰今昔縱橫駢論
 往往日晡忘倦一日李子瑤圃集同好聯一席懼為文字
 之飲明燈爛然肴核維楚酒半各道其讀書所得形諸詠
 歌者或微吟或朗誦流連往復酣嬉淋漓飽不問漏聲幾
 下謂吾里中久不知此樂豪興所極劇談大笑歡呼聲達
 戶外快絕一時忽念座中獨不得先生借肩列坐左右而
 薰蒸之同聲太息醉者忽醒飲者杯不能持相顧無一言
 悒然不樂頃之座客有請於余者曰先生知君最深君亦

最知先生幸無吝一言將其詩余曰微子言者已卓於腹
 遂奮筆而書之座客者誰即袁先生之詩而刻之者也倪
 子閒谷也

前半是歐曾文字入後則班孟堅矣

世有知言者無以易吾語 黃際唐

胡雨涇歷試草序

吾甚怪吾雨涇先生之文而不一遇於有司也雖然無足
怪正希先生之言曰吾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視為
笑柄辛酉得落卷則見卷首大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
字卷中橫搦直抹恨欲不割殺者嗟乎時文如正希先生
亦可已矣而榜劍相賜至於若此然正希始既塞卒以其
文為科名重若本朝之文世所宗仰者百川也醞釀深
厚發抒性靈其文橫被六合而竟以諸生老年不得一
邀賜如正希一日之遇則可知文自文遇自遇者或無文
者卒不過與文恒相背馳也先生嗜慾文於章年少

雨淫呼之妙出
然必識雨淫者
方知其妙

補博士弟子英，有聲豪氣激潑酣嬉淋漓當其下筆為
文思入杳冥神遊象外矚目仰視雷霆不聞人呼之不應
也其所著淵微邃密恬然粹然小夫淺儒罕能尋其涯涉
其境者其潛蟄以老無一日遇其此之由歲庚辰余長玉
山端明書院其文孫嶽亭提先生磨試之文示余曰考祖
手錄也銜命請弁一言余與先生摩墨試席者久其試藝
多目擊者披讀之如過故識荀子之言自古及今未有兩
而能精者不專不精先生於此非專而精烏能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若此昌黎謂元侍御曰子真樂而步之者夫樂
而步之則得失非所論也伯樂失相馬之明匠石損量材

之智世固有任其責者於我何有哉庚辰長至

後三日

或曰為千古一哭血痕斑斑矣其實腐羹豆酒向頓覺
老懷十倍正當相與撫掌快讀百過爾 敬和跋於三樵

胡雨涯七十壽序

文貴法古法古云者非法其法法其道也古道不宜於今矣以質直徑情之文入今人目則大怪況今之壽其人者絕頌禱之詞感念昔而寤歎則尤必大怪雖然怪者勿投以吾文可以吾文投者必不怪道在擇人耳擇人則必吾雨涯先生也先生於庚辰八月間七袞觴其都講趙香才景綢偕其僮數人郵書乞序謂非余文不可以壽先生者余何以壽先生哉雖然余壽先生非他人之壽先生也蓋余與先生交又不獨與先生交不獨與先生交而獨於先生乎壽則得所以壽先生之詞余少孤靈性資劣溺我

於學者我師劬庵先生今恨不得鑄金祀之者也壯而遊
相肩相爾汝者更僕難數矣計生平交親而久故庶治我
以文學歷久不一日忘者三人焉其一小山蘇文也小山
同里同齒隆於我辱為輩行一咏一觴無弗偕也見輒以
文章左右我之心儀之入寤寐焉繼為館甥於新市得與
王子者谷日夕論詩每一詩成王子許之相與極論古詩
之源流派別或漏下回十刻不止其暱我亦一小山也而
其跡較跡于蘇王一時聚首之快談必劇風雨床必連杯
必共持跣步不少離若蛩駘相背負者先生也蓋余與先
生肩摩試塲無歲不以文章合凡文脫稿不示他人而先

質先生則先生之密於我也昔朋友令姁姁姁也友
朋猶迹也閱二十年不一面而神相浹者道也王子步云
類乎我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先生
於余不山川而風雲者也若以匹敵則蘇王也今蘇王不
堪問舊矣矣而魯靈光巍然獨存者先生也快矣哉歐陽
子以善人君子久存於世為不可得若先生之壽而康何
不可得也先生文孫嶽亭來手持先生歷試文示余見余
曩者同入試塲之作曉摩壘風簷赫々若前日事且曰文
字我祖手錄昔向朗年踰八十手自校刊積聚篇卷於時
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先生如出一轍顧果得與之象

先生有焉此余所以歷數知交不勝山陽聞道之感而於
先生願千里而致一言者也請先生於珠履交錯之會華
筵肆啟時躍然起舞不辭滿酌之以大斗而以吾文侑之
以道字作骨乃歷叙文情屢煙雲萬變凡作壽文者

得此意方許投筆

茹三權

倪開谷香祖居詩序

某鄉某邑之有其人也若某鄉某邑之未嘗有其人也甚
或某鄉某邑之有其人不若無其人之為愈也則其人
之於鄉何如哉倪子開谷之於鄉何如哉吾唐市之鎮
于邑東南也溪山之勝物產之饒習俗之美衣冠之盛
生其地者習焉若忘倪子做顧麟士先生志雙鳳里之
意為唐市小志蓋其於溪山物產習俗衣冠搜討而編
摩之而又裒集鄉先輩藝文表而章之遑遑急急如有
不及者蓋其嗜欲于文章真知而篤好之也昌黎與殷
侍御書曰非先生好之樂之味于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

明之其孰能勤之繼之

若此之至嗚呼是可以知倪子之所學矣倪子工詩一日出其
香祖居詩鈔問序于余展讀之其致深如入山者之必窮
其奧也其旨雋如得味者之必待于回也其深也不墮于霧
其雋也不涉于纖讀其詩如遇其人於幽蘭翠竹間其蘊
藉何如也則謂吾鄉不可無倪子之詩知倪子矣謂吾鄉
不可無倪子之人乃益起倪子昔瑯琊王澄過陳留問其
吏曰比郡人士為誰荅曰蔡子尼江應元時郡多大位澄舉
姓名問曰此非君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然則今之入吾鄉者有不^知倪子其人者則必請迴俗士駕
矣

文從大處立論正峰一正羣山羅列位置天然矣結處尤得江上峰青之妙 蘇耕虞

楊節婦李孺人壽序

古之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蓋其遭遇奇薄苦志全貞所謂女子而有士人之行者也楊節婦李孺人是也楊氏自昭武將軍 賜籍維揚其子若孫曾多策名于朝勲業聞于時克世其忠者也孺人喪所天荼苦畢生其節也與忠並著焉李楊之巨族也孺人遺腹產幼端湫母張夫人奇愛之稍長慎擇姻對完比于楊：處士景政少有風度母見而寵

之曰是子匹吾女可或曰處士父侍衛公隨 蹕塞外卒家中落女不可輕字不聽或曰屬士母慕中丞女孫也性嚴厲女從賢難為媳矣又不聽遂字揚年十六而嬪孝姑順夫子善視夫子之孝母者孝姑：有命不微毫失指也伉儷七年而處士卒無子家益貧諸姑伯姊之仰食于姑者繇孺人分姑之憂而拚擋其家者十年姑卒井景業客遊于外母夫孺人子隣而卒蓄之今又十餘年矣母氏之賢也孺人女教之能女教之能婦孺人孀而歸相依有以善成其節而無失乎揚宗之壺範蓋亦母節母也有是母有是女抑亦可風矣嗟乎婦女以節成名而不忍使其泯沒不彰于世往：於其設悅

之辰托諸嘏詞以闡其德發其光然大率課子有成
為之子者念少時之露孤痛母氏之劬勞藉是為罔
極之報耳孺人年五十矣孰為報之戊寅七月五日為
孺人誕辰則有再從姪在田次筠告余曰叔母苦節
二十六年矣今謀所以稱一觴者而無以也則丐文
于余：曰以壽為文非古以節稱壽立言者之責也
世之稱楊氏者于勲業而外勉孺人之節可與忠並
則真不愧楊家婦也念楊之先有宮保公廷石配何
夫人夫殉國雉夫人白其忠于朝天子震悼予宮保
歲祀夫人思加一品生則優養死則陪祀今孺人一節

始終例邀 旌典其有何夫人之遺風歟在田昆弟
誠誦其文于孺人而有一觴曰叔母之節光我楊宗
不可無傳于後又酌而祀曰叔母之節与忠而不朽
再拜稽首惟斯文也壽

歷落宿往筆二有神 葉瘦居

跋臨聖教序帖

施威不可假為吾於羲之書亦云爾殷鐵石畢竟
砒砒似玉也已邠秋湯子金墀出其所藏素蔗田先
生臨聖教序帖示余乃縮本也易其形不失其神難
嗚呼可貴也已

只此足矣而買菜者乃更欲求益和

如三樵

五賊說

陳同父之言曰昔有一士隣於富家問致富之術曰
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請問其目曰即^世所稱
仁義禮智信是也同父每言及此即掀鬚曰吾儒不
為五賊所制當穢何等人耶余思上之為聖為賢者
此五賊也次之為謹身寡過者此五賊也又次之為
鄉党自好者亦此五賊也五賊何害于天下哉反乎
五賊即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信之人矣害不勝

言矣是乃所謂賊也孟子言之矣曰賊仁者謂之賊
推之義禮智信莫不皆然則賊五賊者適自蹈于賊也
正為五賊之所必誅者也蓋此五賊者掃除天下之羣
賊天下無敵焉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之類是也則古
今來正賴此五賊橫行天下而一日不可少者耳若之
何去之或聞之曰信吾知五賊不可去矣願吾欲致富
則奈之何曰去五賊而富非富也由五賊而富乃富也
傳不云乎善人之富謂之福淫人之富謂之殃善人者
懲五賊而不舍者也富謂之福淫人者僇五賊而痛絕
者也富謂之殃致富願福乎願殃乎則必曰願福願福

則敬奉此五賊聞者曰諾吾敬奉我五賊

石點頭說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之不靈於天下固也生公說法可中亭有石點頭一事生公之能感石耶天下石多矣生公能盡點其頭耶生公之法西方之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木鐸乎天下之耳者至矣不能竅其心而入之則天下人人石也人人石不如也嗚呼石不點頭吾願盡天下之人而石之

玲瓏皺瘦不愧米顛袖中物 如三樵

石既點頭吾願盡天下之人而石之

論文十則

說者謂明三百年有詩而無文非無文也文不真也何李之擬馬遷擬班固飾偽鼎彝以欺世身且謂唐宋無文以高其論夫昌黎廬陵諸家之文真文也謂無文耶吾謂文不真不古梯唐宗追兩漢而得其真乃庶幾於古

文忌太多皇甫湜之言曰何草木不之盡野而莎何虫不能盡水而蝦言精者理少也文何獨不然文章粗氣不可有豪氣不可無陳同父言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是其粗氣然觀其開

拓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之語其豪氣不可掩也同
文非宋之文豪也哉

志墓之文易涉諛賢者不免蘇子瞻不肯墓志生平中
作五篇固是不易落筆亦恐諛詞易觸手身余以官不
貴名不遠故銘埋之文絕少亦差喜筆不至污

昌黎張中丞傳後叙云余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
相語船上人三字口頭俗語今人作文必不肯如此用字然
易以他字萬不能如是質樸五代史云漢王章不容文
士語人云此輩与他一把筭子未知顛倒筭子俗語也
歐公據其言書之古質可愛通鑑易之曰握之握筭不

知顛倒不及歐公矣文有愈處愈俗愈古雅者此類是也
或言於余曰蘇子瞻文不宜多讀以言近似子瞻自評
文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乎地溢、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
可知也今讀子瞻文者但學其溢、汨、一日千里之勢
自謂得子瞻之妙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者
則未之有得也古文具在讀者須善學之不獨子瞻之
文也

余向有自製四六文一卷携入京師忽失所在此必好
為四六者所竄也心殊快、忽念司馬公以不能為四六

辭帝命無四六不夫為司馬公也故近來四六文縱
牽勉應辭脫稿不啻一字

文不可無韻余見方望溪先生閱昌黎文至雜說第
四首末二句云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方刪去
末一句其真無馬句截然而止乃更餘味不盡此所
謂韻也

王僧孺文章麗逸多事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
博夫布帛菽粟之文談理非隸事也舊事觸手援據
以實其理意不在事也務新以矜腹笥是文章一病
作文不可著力蕭子顯每有製作特寫思功湏其自來

不以力撐得之矣然到此大難

余讀陶潛所為孟嘉傳至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嘉帽
落嘉不知溫不以告遣孫盛作文嘲之嘉又為文解
朝文辭超卓四座歎服恨此文今不傳見東坡補
龍山文既為孫作朝詞又為嘉作解朝風致具見然
畢竟是東坡之文當日所謂文詞超卓者必不僅是
古今人自不相及

與沈大宗伯書

六月二日得閣下之序某詩文者持捧愧汗漿出既
自慙且病閣下失言朝詩去漢魏六朝三唐文去周
秦兩漢唐宋八家不啻兕東南而矢西北也行且背
馳何從竊似閣下願遠溯詩文家鉢袋而謂某得其
真異世之裨販剽竊者嗚呼胡可當也夫真豈易言
者揚子雲曰粉其題頰雨其渥頰視無姝言非其真
者不久也董子曰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
而左物惟其真之謂也夫真豈易言者朝聞慈谿姜
西溟先生搃其文屬討論於方望溪先生曰惟子知

此吾自度尚有不止於此者溺科舉之學不能盡其
一故今某質詩文閣下猶姜先生志也而閣下許與
過當有傷準的烏得不謂失言凡朝所為詩文也者
非有意於詩文而為之也其事也請言其略筮仕懷
遠苗疆也壤接楚綏宣綏苗橫霸懷苗地而今縱之
苗境幾被血徧野朝持之急謹免紀其事輯苗橫規
令之縱也朝教習宮廷作 咸安宮讀書詞十二章
閣下跋語謂本王仲初宮詞體寫朱子讀書樂者鉸
板質同好携入粵遷官龍州編示書院肄業生州地
切隣安南有奉官牌出貿易者乞以行返而該國督

鎮官次韵恭和之作見投朝以宮廷雅化雕題鑿齒
之御且嚮慕焉為文命誕敷遠訖荒服 聖化之無外
也敬謹記之權守鎮安適前有安南番兵悞殺內地守
卡官兵一案大吏驛聞奉 旨令該國獻克正法邊關大
吏承 旨檄行朝受事尅日獻克窺見該國文移執詞
悞殺請寬某念夷情狡獪不可測當兩境兵稍不慎變
生意外惟守罪密詞飛達兩司憲請受詞_畢暫緩正
法再行請 旨司轉呈督撫聽之既錄詞羈番囚內獄
請旨正法而 聖主柔遠懷東好生釋犯回國屬治時
有鎮安紀恩之作宣 上德也在桂林訪瞿留守公祠

不得念 本朝於前明抗節諸臣概不沒其忠而留守
公節著桂林未昭祀典因作稼軒先生廟祀議一首調補
濟南駐德州瞻拜先賢之廟享者入祠見木主有署楊
順銜在俎豆不祧之列則怒而黜其主且為議一首著其
諂奸殺忠之惡以曉州人二事異詞同指一褒忠一鋤奸
也他難臚舉凡涉政教身歷之筆書之著其寔耳敢後
曰文為詩在懷邑則有苗歌三十章守太平則有詳
誌土司一章侈鎮安則有獻克釋囚及荅客問土俗巡
邊行諸篇率皆土訓誦訓遺意備輜軒採擇著邊防
事宜云爾意豈在詩哉他若記序書傳狀誌表誄或不

能已於懷或勉以從人請既乏精思亦少采掇劉子元所
云愚賈操金不能殖貨巧匠無榘楠斧斤弗能成室二
者之弊如沐漆難解此文之所以止於是亦明知有不止
於是者而畫地難進也閣下海內風雅宗稽古之榮至
天子親灑宸翰製序以昌其詩古有之乎頭白書生
不二十年由諸生位正秩宗後村詩直從杜甫編排起
幾箇吟人做大官閣下其人也朝與閣下同出陳辭齋吳
如原兩先生之門於同譜中為最親童子詩為文章
早引之可教之列針膏肓發墨守正在今日來篇云
私心寔刺謬焉昔皇為文得訣於吏部閣下今吏部也

獨奈何而不皇甫我也朝頓首歸白歸
愚先生閣下

命意之高如在九霄雲上叙次之歷落入古直逼史
遷 葉瘦君

與孫端人先生書

丁丑夏執事予告回籍經德州朝於舟次起居被容
接勞問畢聞執事諄戒舟人匿貨逃稅之弊曰吾生
平絕不營私幸無玷顧任若輩藐法代人受過且自
玷耶執事一生無不可告人事此可類推孔氏之訓
文行並重文章之士一行虧文盡墮矣觀執事一節之
競：而知其本躬行實踐以為文者非欺世之文而持
世之文也執事家居坐擁百城閉戶著書名山之業
富矣又以學問之道非徒自有餘也將以補人之不
乏膺聘擁皋比於蕺山蕺山之士何其幸也上年錢

觀察檢亭寄示書院課藝受而讀之古色斑斕有原
有本萃六經子史而發其光敷復不厭觀其弟子不
問而知其先生蘇湖之教今在蔽山矣朝性資拙劣
文章之事者不知其津涯願專愚無他好強勉學問
鹵莽而為之類古文時文古今體詩三種者自成帙
秘之篋衍不敢鳴於人夫眉生近目而目不見眉惟
明鏡能見之執事明鏡也竊願出其生平所為一就
裁而災梨既無力又苦無副本不能殺青以貳之郵
寄呈覽譬猶拙工操斧斤而作器未經模範於大匠
其為器也曾何之以適用南塘別駕孫名文元者朝

門下士也今春於迎 鑿時見之盛稱蔽山文章淵
藪執事文章宗匠不知執事之所以為教者非徒其
文之謂也昔劉掣教人先實行後文藝王師旦以文
章浮豔者非令器執事本躬所心得者以為文即本
躬行心得者以為教師道立善人多蔽山人士所以
蒸：也朝解組歸授徒於西江玉山書院遙望門牆
末由親炙而嚮仰之私無時或釋適孫門人處郵書
之便謹奉尺書賜之覽觀幸甚

常昭會館歲修記

常昭向無會館有宅一區于京師西南隅門堂羣室可以
館我紳人癸酉捐資購之大司農靳冬蔣公獨力也館既
立衆議周君亶生人主之墻垣今厩恐歲修或缺久就圯于
是集議官于朝者歲若干有差官四方來京師者量其階
上下之酌數若干彙諸亶生資修繕計長久也顧其地何
僻遠于通衢罕即次焉今之議修保其成也有基勿壞也
他日即是館之直而更裒之擇地之適于正陽宣武門者
而別區之則利賴尤多夫為高者必有因維長者從其本
踵事而改圖興作始之艱異矣凡我鄉之人宜共肩其責

立法良而用意厚文一一達之其難存簡而括

何漢勛

雜文藁一帙許紅橋先生所著也先生諱
 朝字光庭雍正壬子舉人乾隆己未進士
 廣西懷遠縣知縣游升知柳州府事里誤
 起知山東德州又以事罷主講江西玉山書院
 以卒詩古文有名著紅橋集先生為詒孫公
 長子詒孫諱穀康熙庚辰進士由翰林改知縣
 弟曰承恩特賜翰林院檢討蓋極一時之盛
 矣而子孫無聞焉今安慶有許氏先生之裔
 也然世次已不可考此編乃邵文環林所鈔
 僅十三篇不能購致錄副還之先生與吾

外祖秋濤公為兄弟行服屬已遠蓋世居唐
市云光緒辛丑三月十七日公羽同錄記



